

略論劉大櫚的詩及其樞陽詩派

葉龍

一、桐城派早期諸古文家對詩的看法與學養

桐城派早期的幾位古文家中，如戴名世、方苞、劉大櫚和姚鼐諸人，除了方苞，如戴、劉、姚三位都能作詩，但戴名世在康熙年間因《南山集》文字獄被清廷所殺。他的詩文集被禁而銷燬。此後百餘年中除了有人暗中閱讀外，沒有人再敢公開提及他的作品。

至於方苞，他自言二十歲以後不再作詩。他曾說：「余於詩，畏難而不敢詩者有年所矣。」【註一】因為在康熙年間，詩壇前輩劉公誠曾經勸方苞非長於詩，不必作詩。一說海甯查慎行也勸過方苞不要作詩，姚鼐曾說：

「方侍郎少時，嘗作詩以視查侍郎慎行，查侍郎曰：君詩不能佳，徒奪為文力，不如專為文，方侍郎從之，終身不作詩。」【註二】

根據袁枚《隨園詩話》所載：康熙年間，京師有王阮亭、汪鈍翁、劉公誠二人主持詩壇。方苞以詩投汪，汪大加批評；方苞再將詩呈給王，王亦不加稱譽，到劉氏見到方詩，便笑道：「人各有性之所近，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也，方以故終身不作詩。」【註三】此說比較近事實。

其實，方苞父親逸巢亦曾勸戒他不必作詩。方苞自記道：

「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、杜於皇諸先生，以詩相切劘。……余慕其鏗鏘，欲窈效之，而家君戒曰：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，安暇及此，且為此非苟易也。」【註四】

方苞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其父勸他勿作詩更為詳細，說道：

苞童時侍先君子，與錢杜諸先生，以詩相唱和，……欲竊效焉。先君子戒曰：毋以為也，是雖小道，然其本於性質，別於遭遇，而達以學誦者，非盡志以終世，不能企其成；及其成也，則高下淺深純駁，各肖其人，而不可以相易；豈惟陶謝李杜，嶢然古昔者哉。即吾所見宗老塗山，及錢杜諸公，千里之外，或口誦其詩，而可知作者必某也。外此則此人之詩，可以為彼，以於人人，雖合堂同席，分韻聯句，掩其姓氏，即不辨其誰何，漫為不知何人之詩，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，非躬自薄乎！苞用是遂絕於詩。【註五】

方苞所以此後終身不為詩，以上為主要原因之一。另一原因：方苞以為：詩到清代已體製大備，變化已窮，無法再闢

出新路。方苞曾說：

余性好誦古人之詩，而未嘗自為之。蓋自漢魏至今，詩之變窮，其美盡矣！其體製大備，而不能創也。其徑途各出，而不能闢也。自賦景歷情，以及人事之叢細，物態之妍媸，凡吾所矜為心得者，前之作者，已先具焉。故驚奇鑿險，不則於古，則弔詭而不雅，循聲按律，與古皆似，則習見而不鮮，以此知詩之難為也。惟心知其難，又嘗欲得期月之間，一力取焉，以試其可入與否，而卒未暇也。【註六】

桐城派的方苞既不作詩，他的弟子劉大櫚的詩，卻相當不俗。此後姚鼐，及姚門弟子梅伯言，方東樹卻對詩有甚高的造詣，可說是劉大櫚開出來的一條詩路。

劉大櫚是安徽桐城樅陽人，字才甫，一字耕南，號海峰。康熙三十七年生，乾隆四十五年死（一六九八至一七八零）。年八十三，他的祖父在明代崇禎年間擔任歙縣訓導，父劉姓，是一位讀書人，但沒有考得功名。大櫚少年時，與他的三位兄弟師事吳直，吳直字景良，號井遷，世居桐城南鄉，與方苞有中表戚誼；通古文兼音律。吳直的古文，劉開稱他自成一家之言，不見得比方苞、劉大櫚差。大櫚曾經想乃師吳直的文章，每篇各為識跋，將它表揚於世，可惜未能完成；吳直論詩，相當精要。熟習五經四書，有文集詩集，與同邑諸老姚薑塢、葉書山、倪司城、馬湘靈等相交甚篤。劉大櫚之能兼長古文與詩，相信受吳直影響頗深，應毋庸置疑。

二、劉大櫚開創樅陽詩派

劉大櫪可說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創始者之一，他的《論文偶記》給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奠定了紮實的基礎。

如果追溯溯本，陽湖派的成立也可說是肇始於劉大櫪。他的一位弟子錢伯垌得其古文學說後，領導陽湖儼敬、武進張惠言專治古文之學，於是陽湖派古文之學大盛。

劉氏雖為古文家，但是他創出樞陽詩派，從此桐城派詩人輩出，所以劉大櫪不但是桐城派的巨擘，並且可以說是中國文壇的一位巨人。他晚年隱居樞陽江上。樞陽地處桐城之南，後枕龍眠山，前帶大江，其宅畔有白鶴峰，蔚然深秀，登高眺遠，吳楚千里，風帆上下，煙波動盪，近接於襟袖之前。大櫪哦誦其間，不再復出，以風雅導啟後學，而樞陽詩派遂盛於桐城。

人說桐城古文以方苞為始祖，這話仍有商榷之處，因方苞的古文義法說，已有桐城戴名世先方苞而提出，且戴文決不在方文之下，惜戴氏罹文字獄之禍而早卒，其作品又遭銷毀被禁而已。但若論桐城之詩之開山者，則非劉大櫪莫屬。姚鼐在《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》中說：

劉海峰先生晚居樞陽，以詩教後進，桐城為詩者，大率稱海峰弟子。

姚鼐弟子之一的劉開孟塗亦明顯地談及此點，《劉孟塗文集》卷七《張勗園明府詩集》中說：「自海峰先生下居樞江，以風雅導啟後學，而樞陽詩派遂盛於桐城。」出自劉大櫪門下的風雅之士凡數十輩，自姚鼐以後，其知名者有王灼、朱雅、張敏求、張水容、疏枝春、許節、吳中蘭、陳家勉及李僊枝等，而以姚鼐、王灼、朱雅、張敏求等為最著。

王灼悔生曾輯《樞陽詩選》一冊，所收錄之作品只及桐城一隅；後來潘蜀藻編《龍眠風雅》，則作者盡包桐城一

邑人才。到了徐樛亭，更廣搜康熙以後詩人，又參照《龍眠風雅》等書，輯成《桐舊集》，從明初到道光庚子諸作者，共四十二卷，凡壹仟貳百餘詩人，詩七千七百多首，桐城詩學之盛，可以想見。

三、劉大櫚詩之學習途徑

劉大櫚以周覽全國名山大川之勝，以助其胸中奇氣，又積以數十年之學養，故其詩文多縱橫逸宕之致，或波瀾闊遠，感慨古今，藉以寄託其愛國之民族思想。劉大櫚擅長作詩，世人卻很少注意到這一點。這是因為其詩為古文之名氣所掩蓋。張維屏說：「方望溪時即盛稱其文，其詩遂為古文所掩。」【註七】其實，劉大櫚不但作詩好，亦有清代的學者詳論劉氏的詩比其古文還要好。程魚門便持此論點，袁枚說：

桐城劉大櫚耕南，以古文名家，程魚門讀其全集，告予曰：「耕南詩勝於文也。」

聽琴云：香臺初上日，檐鐸受風微，好友不期至，僧廬同叩扉；彈琴向佛坐，餘響入雲飛，余亦忘言說，鳥棲猶未歸。獨宿云：江村黃葉飛，猶掩蕭齋臥，時有捕魚人，檐聲窗外過。真清絕也。【註八】

以上是程魚門親口對袁枚所說，可以說是第一手資料，的是可信。亦有人說劉大櫚的詩可以直接唐人，與白居易、韓愈、柳宗元諸家相埒。

清人符葆森說：

桐城劉才甫先生古文直接望溪，為一代起衰之手。不知詩直接唐人，為一代復古之人。如薄雲疏過雨，深樹亂鳴蟬。日邊雙鳥白，霞外一天青。江聲夜雨增悲壯，海色朝霞接混茫。何減大歷才人。至煙寒漁火稀，月落江光白，曠野悄無人，孤舟獨歸客。江村黃葉飛，獨掩蕭齋臥，時有捕魚人，艦聲窗外過。不自刻畫，而自入妙者，未得唐人家法，何以能此。【註九】

劉大櫚詩可與唐人詩媲美，吳文恪公曾作詩讚道：「生名大櫚其姓劉，意氣橫絕凌九州；間仿韓柳勁以道，此才曠曠信寡儔。」

由此益信符葆森所說劉詩可與唐代諸大家媲美為可信。劉氏詩能得唐人家法亦係事實。吳仲倫說：「海峰之詩，有學太白，為之者未善也。學右丞左司，為之時至焉。」【註十一】劉氏詩能學李白，學王右丞，這是因為他能常常「傳觀往古文章之士。」有關唐代著名詩人如李白、杜甫、韓愈及柳宗元等各家詩，他是常有誦讀。【註十二】劉大櫚對杜甫詩尤為喜愛仰慕，曾作詩道：

「杜陵不復作，名宇古今垂。

西閣日長曝，草堂風又吹。」【註十三】

劉氏喜好杜甫詩，曾有批點杜詩集，極為精細，五長律凡轉折段落筋脈一一分明。劉氏又輯錄《歷朝詩約選》一冊，其中錄杜甫五言律詩多至一百七十七首。【註十四】可見劉大櫚對杜甫詩的重視欽敬，已洞若觀火。

劉大櫪喜好古人之詩並不限於一代一家，其弟子姚鼐曾說乃師的詩與文「能包容古人之異體，鎔以成其體，雄豪奧秘，麾斥出之。」【註十五】劉氏認為一位作家凡欲卓然成大家的話，應該涵泳於歷代名家之中，且能去絕模擬的痕跡。他讚賞同時代的一位詩人朱東發，終能迥然自成一家，由於朱東發能「沐浴於三唐之作者，窮其源以及乎漢魏六代，溯其流以及於宋金元明」之故。【註十六】所以劉大櫪的詩，他的汲取養料的途徑及所形成的風格，並非受時代所能規範。

四、劉大櫪提出作詩的幾個必備條件

一個人並非為作詩而作詩，而是有了一定的學養，便自然而然會作出好詩。正如方逸巢所說，劉氏是在讀書中求詩。大櫪自謂作為一個詩人，應當「讀六經孔孟之書，明先王之道，熟悉於古今治亂興亡之故，而又周知四方之風土人情。」【註十七】如此才配做一個詩人。一般的說法，以為劉大櫪讀書少，其實他常「閉門讀書，忽然有得於心，拂衣起舞。」【註十八】他認為與友朋共讀，乃人生一大樂事。他在〈懷惜抱詩〉中說：「何時僦屋相鄰並，晨夕過從共讀書。」【註十九】惟有讀書多，「通乎六經之旨，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，然後辭氣深厚，可備文章之一體，而不至齟齬。」【註二十】

古人所謂「讀萬卷書，遊萬里路」。劉大櫪亦有相同主張，認為一個人如果有了學養，再能輔以名山大川之閱歷，則所為詩文當可更有進境。他曾說：

予嘗聞太史公周遊天下，而文章益進。予亦好為辭章者，而獨未得縱觀天下之名山大川，以發礪礪不平之氣，因與君約，將東陟岱宗，謁孔子廟堂，浮於九河，望碣石，北至涿鹿，過龍門，西涉涇渭，由秦入蜀，躋劍閣，窮鳥道，下三峽，歷雲夢洞庭江流之匯，登大別，漚溪水，觀屈宋所自沉淵以死處，悲慨者久之，然後上庾嶺，踰真陽瀧，放乎南海，並會稽，汎西湖，溯浙源而歸。」【註二十一】

劉大櫟進一步還說，一個人既遍誦經史百家之書，也曾多遊名山大川，但還得有天賦之才，否則亦是徒勞，他說：

為其事而好，好之而久，未有不能工者；其好之久而不能工，則其所得於天者薄也。【註二十二】

大櫟又說：

文章者，人之精氣所融結，而以能見稱，天實使之。……人人生同類而殊能，蓋皆天使之然。……天使之能則能，天不使之能，窮其人終身之力，猶不能也，且天或一使其人能之，而後世遂不使同其能矣。……使之為儒生，使之為農圃，使之為工匠，……若此者，蓋莫非天使為之，欲不為之，而不能也。人之所能自為者，文章也，而其人人生，則天使生之。【註二十三】

總之，劉大櫟論詩，扼要地說，他提出了「精氣形成說」。他提到「天地菁英之氣」，「天地自然之氣」，以及「人之心氣」，歸根結蒂，詩是由精氣所形成。他說：

夫人之為詩，其間不能小大之殊，……其小大雖殊，要皆有得於天地自然之氣。【註二十四】

劉大櫟在〈海門初集序〉中說：

文章者，人之心氣也，天偶以是氣畀之其人以為心，則其為文也，必有輝然之光，歷萬古而不可墮壞。天苟不以其心畀之，則雖敝終身之力於其中，自以為能矣，而齷齪塵埃，頽然不能以終日。【註二十五】

詩文之能否傳之久遠，端視其所承受之精氣之厚薄多寡而定，劉氏說：

文章者，古人之精神所蘊結也；其文章之傳於後世，或久或暫，一視其精神之大小厚薄而不踰累黍，故有存之數十百年者，有存之數百千年者，又其甚，則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，夫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，六經之文也。自六經而下，其文遞降而薄，而其傳亦遞降而近，有不可以一概齊者矣。【註二十六】

大櫟所提及之文章，實是詩文之通稱，如劉氏〈程易田詩序〉中說：「取易田之詩所謂濠上吟者反覆咀吟，益歎其文章之古與其人之心貌相稱。」【註二十七】可見劉氏所指之「文章」與「詩」實同一事物。而詩是文章中之最精者，他在〈張秋語詩集〉中說：「氣之精者，託於人以為言，而言有清濁剛柔短長高下進退疾徐之節，於是詩成而樂作焉。詩也者，又言之至精者也。」【註二十八】

五、劉大櫟的詩弟子

劉大櫟晚年隱居家鄉樅陽，以詩學提掖後進，其中造詣甚高而有知名度者亦甚多。今舉其數位以作簡介：

1. 姚鼐

姚鼐，字姬傳，一字夢穀，因自稱其居所為惜抱軒，學者遂稱他為「惜抱先生」，他的祖先元末時從餘姚遷往安徽，遂世為桐城人。他生於雍正九年，卒於嘉慶二十年。（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五）享年八十五歲。他在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，擔任過多省副考官及同考官，升遷至刑部郎中的官。亦曾任四庫館的纂修官。他從伯父範學經學，又向劉大櫟學古文法。

姚鼐不但受古文法於劉氏，他的詩亦曾受劉大櫟的指正。乾隆年間，他曾以詩稿一冊，名為《得五樓詩稿》呈劉氏批閱，劉氏批示「尊作去古為近，加以功力」。當時姚鼐三十六歲，其學業尚未大成。【註三十】

姚鼐不但學詩於劉大櫟，其詩論亦與乃師近似。劉氏嘗謂「文章乃天地精氣所形成」。此說已見上節。姚鼐亦說：

言而成見，合乎天地自然之節，則言貴矣，甚貴也，有全乎天者焉。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。【註三十一】

姚鼐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說：

吾嘗以為文章之原，本乎天地，天地之道，陰陽剛柔而已。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，皆可以為文章之美。：：天地之道，協合以為體，而時發奇出以為用者。理固然也。其在天地之用也，尚陽而下陰，伸剛而絀柔，故人得之亦然。文之雄偉而勁直者，必貴於溫深而徐婉，溫深徐婉之才，不易得也。然其尤難得者，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。：：：卓然足為雄才者，千餘年中，數人焉耳。【註三十二】

這一節明顯提出文章之原本於天地陰陽剛柔之氣，如有所得於上者，便可得文章之美。

姚鼐的詩弟子相當多，其較有知名度者為：桐城方東樹植之，劉開孟塗；江蘇上元梅曾亮伯言，管同異之；江西新城陳用光碩士；雲南昆明錢澧南園；江蘇宜興吳德旋仲倫；婁縣姚椿子壽，寶山毛獄生生甫等。姚氏可以說是繼承劉大櫟的桐城詩派而加以發揚光大的強者。

2. 王灼

王灼，字明甫，一字悔生，號晴園，又號濱麓，少居樅陽。大櫟很賞識他，跟他學了八年，大有進境。乾隆五十年中舉人，選為東流教諭，曾任祁門東山書院山長。他所作詩沈雄雅健。同時代的文人如鮑桂星、張惠言對他甚為推許。符寶森論王灼詩道：

五古神味，逼真摩詰，縱有非摩詰處，亦當與蘇州抗行，七古沈雄博麗，稍進一格。五七律風調軒翥，絕似盛唐，截句得古樂府遺意，其學太白處，十之七八，大堤曲怨情海陽春日諸作，即太白為之，亦不過如此神韻。

【註三十三】

號為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劉開孟塗亦說「王灼詩力追往哲，得其精華，而七言短章，尤為超絕。」【註三十四】足見其詩的造詣不俗。

王灼著作，有《悔生文鈔》八卷；《詩鈔》六卷；《樅陽詩選》二十卷；《公體詩補選》二十卷。

3. 朱雅

朱雅，字介生，一字岑南，號歌堂，父桂芬，字路青，有《小山集》。劉大櫟稱其古體詩雄渾豪放。劉開稱他的詩「雄健瑰麗，調悲節壯。」【註三十五】他在乾隆五十九年中舉。年七十為金壇教諭。自少向大櫟學習詩與古文法，為人貌寢言納，不苟言笑。凡有憤慨不平之氣，便一一抒之於詩。鮑侍郎為他輯《介生詩說》六卷傳世。

4. 張敏求

張敏求，字燮臣，號曷園，連城張氏。其先代曾出文儒。至敏求、恥菴師事劉大櫟，詩名更顯金。敏求乾隆六十年中舉人，曾任甘肅漳縣縣令，因目疾辭官。生活潦倒不堪，但仍沈浸於文史之中。有《問花亭詩》八卷。

5. 疏枝春

疏枝春，字玉照，號晴墅。乾隆年間歲貢生。起初師事劉大櫟，繼後師事姚鼐。詩句俊拔，有《詩鈔》六卷。

6. 許節

許節，字寶符，號信菴，少年從大樾遊，詩文皆有義法。嘉慶初年以歲貢為英山訓導。享年九十二歲，有《雞肋集》傳世。

7. 吳中蘭、吳中芝

吳中蘭，字伯芬，號香婉，曾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兄弟。有《環翠軒文鈔》二卷，《閑存詩鈔》二卷。
弟中芝，清規雅韻，秀絕一時，可惜年及冠而卒，有《對溪詩草》。

梅曾亮認為吳中蘭的詩「音節清亮，為能得乃師大樾之餘緒。」【註三十六】劉開對吳中蘭詩文亦頗有讚許，他說：「伯芬之文與詩皆有師法，而詩尤沖淡雋妙，逼近前賢風格，其所居在樅江之濱，樅江固多賢俊，若王悔生、朱芥生、張勗園，吾見而慕之；若先生及陳策心，吾聞而慕之。樅江詩派多源於海峰，聞其教而興起者，後先相接，先生以海峰為之師，以悔生諸君為之友，因其所取資者廣，而卒以自成其學。」【註三十七】

8. 陳家勉

陳家勉，字世扶，一字瀝冕，別號策心，十餘歲時，即投詩大樾，大樾驚喜，時誦其警句，於是家勉聲名大起。晚歲生活貧困，後輩多有向他拜師者。

9. 李僊枝

李儂枝，字寶樹，自號抱犢山人，是李宗傳海颿伯父，曾遊劉大櫪之門，學詩頗為有得。為人孤介自喜。早就重視科舉之學。在家自築園地，種竹為樂，稍有積蓄，便出遊四方山水，可謂性情中的詩人。

劉大櫪的詩弟子眾多，可在王灼編輯的《樅陽詩選》及潘蜀藻所編《龍眠風雅》中查索。作者達一千二百餘人。桐城詩學之盛，劉大櫪是出力不少的。

六、劉大櫪編纂《歷朝詩約選》

劉大櫪對詩學的另一貢獻，就是編纂篇幅達九十二卷之多的《歷朝詩約選》，此書是大櫪根據畢生所讀古人詩集所編成，內容包括五七古、五七律及七絕，五言古詩由〈蘇李贈言〉開始；七言古詩由魏之陳琳〈飲馬長城窟行〉及宋鮑照〈行路難〉開始編入；五言律詩記始於齊梁以下諸人；七言律詩記始於漢人〈枯魚過河泣古歌〉；七言絕句由唐初無名氏〈送別〉詩及杜審言、張說諸家。歷漢魏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至清乾隆年間為止。

總體來說，這本詩選有一個特色，唐宋以下五七言古詩亦多有刪節。每篇刪兩句四句至十餘句不等，即李白杜甫蘇軾諸公之詩亦有不免，於清人詩句，如有不要者，即直為改訂。

此書之優點是採羅歷代詩極為齊備而精當，後來姚鼐編《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》均由此編錄出，並加上序錄及標錄的批評，蕭敬甫說：

近代詩家選本正宗首推王文簡公《古詩選》，姚比部《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》。王本僅有序例一卷，並無標錄批

評。姚本雖有標錄，而批評半涉於考據。且所鈔各詩均由此編錄出者，且兩家之書均於朝代不全，惟徵君此編遠自漢魏迄於國朝乾隆中葉，凡古今詩家，洋洋大篇，寥寥短章，苟屬正宗，無不備載。搜羅宏富，采擇精審，曾文正公推其精博為從來選本所未有，誠篤論也。讀者一以諸篇標錄玩索之，可以得其全篇宗旨所在，不必定較其序例之有無，詳識之多寡可也。【註三十八】

此集劉氏詩選，還有另一優點，就是大櫬選詩，極為謹嚴，即是他的同鄉友生亦極少人選，可見劉氏並無偏私阿好。蕭敬甫又說：

其采錄諸家雖稱浩博，而用意至為謹嚴。蓋其生前於同時老輩及友人之詩多所推獎，吾邑自唐人曹氏松及有清以來詩人，有集無慮五六百家，其同時海內交遊之有專集約計一百四五十家。今此篇於本縣只錄吳氏兵部檄，方氏以智錢氏澄之三人。海內交遊只錄丹徒鮑處士皋一人。此外赫赫巨公之有詩名，且於徵君詩文深有知己之感者，皆一篇不錄，亦足見徵君抉擇矜慎，其書所以能信今而傳後也。【註三十九】

由是可知劉大櫬的《歷朝詩約選》，採羅歷代詩齊備而精當，絕不偏私阿好，確是一本好詩集。桐城派以古文名天下，但論及桐城之詩，則自劉大櫬以後，代有傳人，其成就實可與古文媲美。

【註一】：見方苞《望溪集外文》卷四（蔣詹事牡丹詩序）。

- 【註二】：見姚鼐《惜抱軒文後集》卷五〈劉海峰先生傳〉。
- 【註三】：見袁枚《隨園詩話》。
- 【註四】：見方苞《集外文》卷四〈喬紫淵詩序〉。
- 【註五】：《方望溪文集》卷四〈薦青山人詩序〉。
- 【註六】：方苞《方望溪集外文》卷四〈蔣詹事牡丹詩序〉。
- 【註七】：見張維屏《國朝詩人徵略》卷二十七引《聽松廬詩話》。
- 【註八】：見袁枚《隨園詩話》。
- 【註九】：見符葆森《寄心菴詩話》。
- 【註十】：見《國朝詩人徵略》卷二十七引《詞科掌錄》。
- 【註十一】：吳仲倫《初月樓文續鈔》卷四〈李紹仔詩序〉。
- 【註十二】：見劉大櫟《海峰文集》卷二〈與某翰林書〉。
- 【註十三】：見劉大櫟《海峰詩集》今體卷二〈書杜少陵集後〉。
- 【註十四】：語見《敬孚類稿》卷二〈劉海峰歷朝詩約選後序〉。
- 【註十五】：見姚鼐《惜抱軒文後集》卷五〈劉海峰先生傳〉。
- 【註十六】：見劉大櫟《海峰文集》卷四〈朱東發詩集序〉。
- 【註十七】：見劉大櫟《海峰文集》卷四〈海日樓詩集序〉。
- 【註十八】：同右書同卷〈郭昆甫時文序〉。

- 【註十九】：見劉大樾《海峰詩集》今體卷五〈襄陽風雪懷姚姬傳〉。
- 【註二十】：劉大樾《海峰文集》卷四〈方晞原時文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一】：同右書同卷〈左君文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二】：見同右書卷四〈羅西蘭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三】：同右書同右卷〈潘在澗時文序〉。
- 【註二十四】：同右書同卷〈張秋浯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五】：同右書同卷〈海門初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六】：同右書同卷〈見吾軒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七】：同右書同卷〈程易田詩序〉。
- 【註二十八】：同右書同卷〈張秋浯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二十九】：同右書同卷〈朱東發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三十】：見《敬孚類稿》卷七〈跋海峰先生與姚惜翁手札〉。
- 【註三十一】：見姚鼐《惜抱文集》卷四〈敦拙堂詩集序〉。
- 【註三十二】：同右書同卷〈海愚詩鈔序〉。
- 【註三十三】：見符寶森《寄心菴詩話》。
- 【註三十四】：見劉開《劉孟塗文集》卷七〈張勗園明府詩序〉。
- 【註三十五】：語見劉開《劉孟塗文集》卷七〈張勗園明府詩序〉。

- 【註三十六】：梅曾亮《柏山房文集》卷五〈閑存詩草跋〉。
- 【註三十七】：見劉開《孟塗文集》卷十〈吳伯芬傳〉。
- 【註三十八】：見蕭敬甫《敬孚類稿》卷二〈劉海峰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〉。
- 【註三十九】：同右。